

第三回 富家兒當場出醜 窮秀才暗地遭殃

詩曰：

千古無人解愛才，傷心國士幾寒灰。
蘇秦憔悴人多醜，張儉飄零實可哀。
有筆空題鸚鵡賦，無家獨上鳳凰臺。
悠悠行路何須問，好向花前復酒杯。

話說賈有道得了繆成一百兩銀子，欣然而歸。回到船上，方公問道：“你回來了，曾見聞生麼？其人何如？”賈有道正色道：“人到也生得將就，只是太輕薄些。”就搖了一搖頭道：“也沒有如此輕薄的道理。”方公道：“你怎麼見得他輕薄？”賈有道說：“恐伯老爺動惱，晚生不好說得。”方公越發疑心起來，嚷道：“他的輕薄與我何幹？你快說來。”賈有道纔向袖子裏摸出詩來，說道：“老爺送他的詩稿，他意如此亂抹，豈不可惡！”方公道：“你怎麼曉得？這詩從何處得來？”賈有道說：“他推病不出來相見，被晚生再三說，請晚生到書房裏去。只見攤在桌上，被晚生袖來。老爺的詩果然不好，也不該如此亂抹。況且老爺尊作，天下皆稱。所以說，如今少年輕薄的多。”

方公聽了此語，已有幾分怒色，乃至接來一看，不覺大罵道：“如此放肆！小畜生，我到憐他的才，哪曉得他到如此狂妄！”賈有道便接口道：“他病已好了，看老爺不在眼裏，所以不肯來拜。”方公道：“如此輕薄小子，要他來拜甚麼？”賈有道便說：“依晚生愚意，若是他來拜時，不要接他帖子，呵叱他一番纔是。”方公未及回答，只見家人稟道：“錢老爺移席到了。”方公只得叫請進來。

錢推官行過了禮，只見方公怒氣沖沖，推官打一恭，道：“老師何以有不豫之色？”方公道：“士風澆薄，適纔受一輕薄少年之辱，所以不覺忿忿。”推官又問道：“敢問何人得罪老師？”方公道：“就是此地聞友。”錢推官道：“原來就是聞友。去年考個案首，還會做幾句文字，怎麼得罪老師？”方公就把前事說了一遍，因歎道：“老夫一片憐才之心，竟付之流水！”錢推官道：“這有何難。目下文宗就到，待門生對文宗講，革去他的前程就是。”方公怒氣正盛，也不應他，也不止他，便問道：“學生明日開舟，賢契有何見教？”錢推官移近椅子道：“門生待罪三年，瓜期已滿，要求老師提挈。望一行取真，再造之恩矣！”方公道：“學生此番入都，恐就要差。若是在京，斷無不竭之理。”方公也沒心喫酒，談了一會兒，錢推官告辭起身。

方公將批壞的詩稿遞與小姐道：“你說有如此輕薄少年！”遂將聞生之事，說了一遍，說著又怒氣沖沖。小姐十分不安，說道：“少年輕薄，誠為可恨。”回到寢處，心裏想道：“此生想自負有才，看爹爹的詩不中意？我且看他批得如何。”展開一看，不覺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恨了一聲道：“縱不得意，也何必涂抹至此。爹爹為我擇婿，受了如此之辱。此氣不可不出。”又來見方公道：“狂生如此可惡，爹爹該處治他一番！孩兒想宗師是父親同年，不日就到。爹爹何不對錢推官說了，托他轉致文宗，革去他的前程，以消父親之氣。”方公道：“適纔錢推官正如此對我說，我因心中不樂，未曾應他。”小姐道：“我們如今就要開船，爹爹何不留一札囑咐他。”方公道：“這也說得是。你就替我草一書稿起來，叫賈有道謄了，明日送去。”小姐就在燈下寫就一書，寫道：

兩承惠顧，玉誼稠疊。僕因王命嚴迫，不敢入城，即契好如門下，亦未及一登堂抱歉，何以別論，自當銘心。狂生輕薄，詆毀過情，拙作雖非明珠，亦何至按劍如此！督使按臨，想扶進淳風，主持名教，門下亦有與責成也。何如，何如，草布不即。

寫完，就拿與方公看了。次早起來，就叫家人傳與賈有道謄寫。賈有道見正中他計，就立刻寫完，請方公用個圖書，著人送去。

只見一乘小轎沿河而來，抬近船邊，問道：“這是方老爺船麼？聞相公來拜。”家人還不知就裏，請進帖來。方公見帖上寫道：“眷社晚生聞友頓首拜”，不覺大怒，叫家人扯碎他帖子，叱辱他一番。對小姐道：“他還來拜我，豈不可恨！”小姐道：“便是！”卻折身從紗窗裏一張，只見一個書生從轎中出來，衣冠儒雅，舉止風流，緩步而行，若不勝衣；正欲上船，卻被家人將帖子劈面擲去，說道：“甚麼聞有聞無！我家老爺並沒有你這個相知，不勞賜顧。”

聞生見他如此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家老爺自要見我，托富相公再三相訂，故特帶病而來，你為何如此可惡！”家人一齊道：“甚麼可惡，把他兩個耳刮子纔好！”聞生大怒道：“我是相公，你們怎敢如此放肆！賈相公可在船上？快請出來，我有話說。”家人道：“賈相公哪有閑工夫出來見你！”賈有道聽見問他，便叫家人進去，把聞生的詩叫家人丟上岸來，說道：“老爺說：你這樣不通的詩，奉還！”聞生越發大怒，見他豪奴眾多，諒不能理論，心裏想道：“我且回去，尋了富相公，再與他講理。”就叫家人拾了詩稿，竟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本是相親意，如何反作仇？

誰知個中計，齊小弄權謀。

方公正在船上，見如此光景，十分不樂，就叫點鼓開船。

卻說方小姐見了聞生，心下想道：“我看此生相貌端雅，不像如此輕薄的。況他既已塗壞了詩，如何肯與賈有道袖來！既被他袖來，豈有不知，又如何帶病來拜，討此恥辱？其中必有緣故。”就把批壞的詩稿，又拿來細看一番道：“越發可疑。如何好處亂抹，不好處到不抹？且上面批的‘不通’二字，又寫得潦草粗俗。”拿出日前那首詩來一對，筆氣大不相同，暗想道：“若果是他抹的，受此凌辱也該；若還不是，豈不屈冤了他？我又叫爹爹壞他的前程，豈不說我的惡薄？”又不好對方公說得，只是以心問心，沉吟不語。一個侍兒，叫做柳絲，是小姐極得用的，生得也有幾分姿色，十分伶俐，自小隨著小姐讀書，亦頗通些文墨。看見小姐如此沉吟，便問道：“小姐，你看兩岸桃紅柳綠，何不賞玩賞玩，只是納悶！”小姐也不回答。

行了一日，船到無錫，吹打住船。只見一只浪船歇將攏來，一個人同了賈有道到了大船上來，原來是繆成來送並送禮物。家人傳了帖子，方公說：“請進官艙。”見了道：“不及奉別，何勞遠送。”繆成十跣，唯道：“不敢。”賈有道替他送上禮帖。方公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犀爵特進，銀壺一執，杭羅貳端，湖綿二斤。

方公道：“如此厚禮，學生斷不敢領。”賈有道便替他說：“舍親竭誠備來，要求老爺全收的。”就叫管家收進船裏。原來這批壞

都是老賈賄賂的，竟都收了去。方公便叫置酒款待。

小姐在艙內，見收進禮帖來，展開一看，見寫著“門生繆成有拜”，道：“原來是老賈的親，前日來拜門生、求親事的。我且張他一張。”從窗裏看時，只見那人坐在下邊，生得：

身如松段，面似桔皮。身如松段，欲俏而愈覺難俏；面似桔皮，非麻而其實類麻。頭戴一頂紗帽唐巾，高聳密珀一塊，身穿一領金紅道袍，斜扯偏袖半邊，兩眼注定方公，一口唯稱不敢。三家村暴發財主，五百兩新進秀才。

小姐看了，不覺暗笑。只見方公問他道：“賢契還是從師，還是自坐？”繆成掙了半日答道：“從一個魯業師，是本地一位名公。”方公又道：“賈令親極稱足下大才，老夫甚慕。前因匆匆，未暇接談；今日舟中無事，正好領教。”就向家人道：“取出我的‘永諧圖’來。”只見家人持一軸小畫，方公就叫展開。原來正是方公夫婦的喜容，上邊有許多題詠。方公對繆成說：“這是愚夫婦小影，已蒙諸名公題贈，要求賢契珠玉。”繆成聽見，就象青天裏一個大霹靂的一般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坐在椅上，好似泥塑木雕的，只不做聲，一眼盯定著老賈。

方公看他如此光景，便道：“老夫暫別，好讓足下構思。”進艙去了。繆成便將手亂扯老賈的衣袖，道：“那處，那處？”賈有道也驚得出呆說：“這事我就替不得你了。”繆成見他如此說，越發著忙，急得滿面通紅，汗流如雨。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又恐怕方公就要出來，只得托說出恭，便跳上自己的船，一溜煙走了。

方公出來，不見了繆成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賈有道自覺沒趣，不敢久坐，也過二號船去了。方公進京不題。

卻說聞生受了一場大辱回來，分付家人去請富子周，心中想道：“這件事是你自托富子周來講，又叫老賈來拜，如何反叫惡奴把我如此凌辱。”愈想愈惱。只見家人回來說：“富相公上墳未歸。”只得過了一夜。

到次日絕早，自到富家來。富子周連忙出來相見道：“吾兄為何今日恁早？”聞生道：“多謝兄好作成。”富子周見聞生滿面怒氣，便道：“小弟不解，求吾兄明言。”聞生就把老賈來拜，自己帶病去會，被他叱辱之事。細說一遍。便道：“小弟受了這場惡氣，難道就罷了不成。原來兄起的禍根，還得兄去問個明白！”富子周聽了，不覺驚訝道：“這又來奇了！他前日無心見兄之作，十分愛慕，再三托小弟致意，又要小弟執柯。今日吾兄既去拜他，這是極妙的了，如何反有此舉動？殊令人不解。”就僱了兩乘轎子，同出城來。

只見船已開了。問岸上的人，說道：“昨日開船去了。”富子周向聞生道：“令人不解，到是小弟得罪了。我們趕上去何如？”聞生道：“他既有心辱我，此時再趕上去，又討他一場沒趣，煩兄一行罷。只問他為何如此！”富子周就叫家人叫船，叫了半日，只叫得一隻船來。船家先要船錢，不想二人都不曾帶得銀子，船家見沒有銀子，竟撐船去了。

富子周就叫家人回去拿銀子。二人尋一個觀音庵坐下等他，再等不來，心中十分焦燥。只見一個人走將過來道：“呵呀！二位相公還有工夫坐在此處。”原來這人是學裏王齋夫。二人見了，齊問道：“老王何往？”王齋夫道：“正要到相公府上。學院老爺到了，初十日取齊，月半就要考了。急忙而來，叫我們如何來得及！”說罷，拱拱手道：“我就要到杜相公家裏去。”急忙的別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家人取了銀子纔來。只見夕陽西下，又無船隻可叫，富子周道：“今日將晚，明日去罷。”聞生道：“明日起身，不知何日趕著。來往要數日工夫，萬一宗師掛牌，豈不誤事！只得罷了。”恨恨而別，富子周就留聞生喫酒，聞生不肯，遂各自回去。

聞生歸到家中，悶悶不樂，覺得身子困倦，和衣睡了。他的病還未全好，受了這場氣，又病將起來。聞公夫婦聽見宗師要考，兒子又病起來，十分著急，日夜請醫生調治。過了十數日，只見家人來說：“學院老爺掛牌，先考吳縣。”聞生只得帶病入場。做完兩篇文章，頗覺得意，頭牌就出來了。聞公夫婦接著，問道：“身子不甚狼狽麼？”又叫他念了個破承起講，聞公道：“大意已見，論起理來，科舉還該取得。”過了月余，專等宗師出案。

只見一日，杜伯子、富子周二人慌慌忙忙走到書房裏來，見了聞生，口裏只道：“奇事，奇事，真個奇事！”聞生大驚，問道：“有何奇事？莫非小弟考在劣等麼？”二人都不開口。聞生又問道：“小弟想是四等？”杜伯子纔道：“天下有如此可恨的事！更甚於此。”聞生道：“難道六等？”富子周道：“不是六等，竟是兄考在五等，豈非奇事？”聞生聽了，氣得面如土色。又問道：“二兄如何？”二人答道：“小弟輩皆在前列。”聞生又問：“同社諸子何如？”二人道：“止有王楚蘭三等。”聞生道：“既有如此批看文章的，我前日文章雖不好，也不至於如此耳！”二人道：“兄也不消氣他，得失不過偶然，文章自有定衡。趙太尊待兄甚厚，何不會見他一見？”聞生道：“也不去見，聽他罷了。考了五等，還有甚麼面目見人？”富子周道：“兄不肯去見，讓小弟明日代兄去一見，求他對宗師講了，提在三等。到不必使老伯知道，恐他老年人著惱。”聞生道：“極蒙二兄骨肉之愛。”

三人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小廝走過來道：“老爺請相公。”二人就站起來道：“小弟且別，見過趙太尊再來奉復。”聞生走到裏面，只見聞公夫婦各有慍色，對聞生道：“案已發了，你竟在五等！前日文字裏面，必有差訛。”聞生道：“文雖不好，若論差訛，其實沒有。”聞公不語。夫人便道：“你父親說你平日三朋四友，喫酒做詩，時文必竟荒疏，所以如此。如今富、杜二生都是一等，你同社的個個都有科舉，唯你如此，豈不被人恥笑！你爹爹又不做官，單望著你。”說到此處，不覺流淚。聞生哀不自勝，大哭起來，聞公也流淚道：“如今也罷了。但自今以後，須低頭讀書，再不可象前日。”聞生哭了一場，聞公道：“你須自寬懷，不消過悲，且將息身子。”

聞生是個有志氣的，只抱恨不已，道：“我平日心高氣傲，今日考壞了，教我如何見人？況且父母如何望我，我今日又不得進場。”只是左思右想，忽然想道：“前日舅舅有書來，他升了濟南知府，就要到任，要請我去一會。我因有事，不曾去得。如今不如去見見舅舅，問他借幾百兩銀子進京納監。舅舅至親骨肉，料不笑我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對父母說了，決不放我去，不如不說而行。這裏到濟南不過四、五日，到了那裏，再寫書回來不遲。”算計已定，叫起燕喜來，對他說了。急急忙忙收拾些書籍衣服，帶了幾兩盤纏，等不得天明，竟同燕喜出門。

次日早起，管門的起來，見大門升了，又見園門已開，心裏有些疑惑。走到書房一看，只見房門鎖著，燕喜與相公都不見了。慌忙報與聞公，聞公道：“他小小年紀到那裏去？不過在別人家納悶。”差人到相與人家去問，都說沒有，聞公纔有些著急，差人四下追尋。正是：

游子輕離別，父母○○○。

思兒腸欲斷，何日賦歸程。

畢竟不知聞生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